

青年 QINGNIAN WENZHAI 人物版



人间的温情跨越无数岁月和命运的阴霾，将记忆烘烤得蓬松而馨香。——毕淑敏

玫瑰送给谁

《青年文摘·人物版》杂志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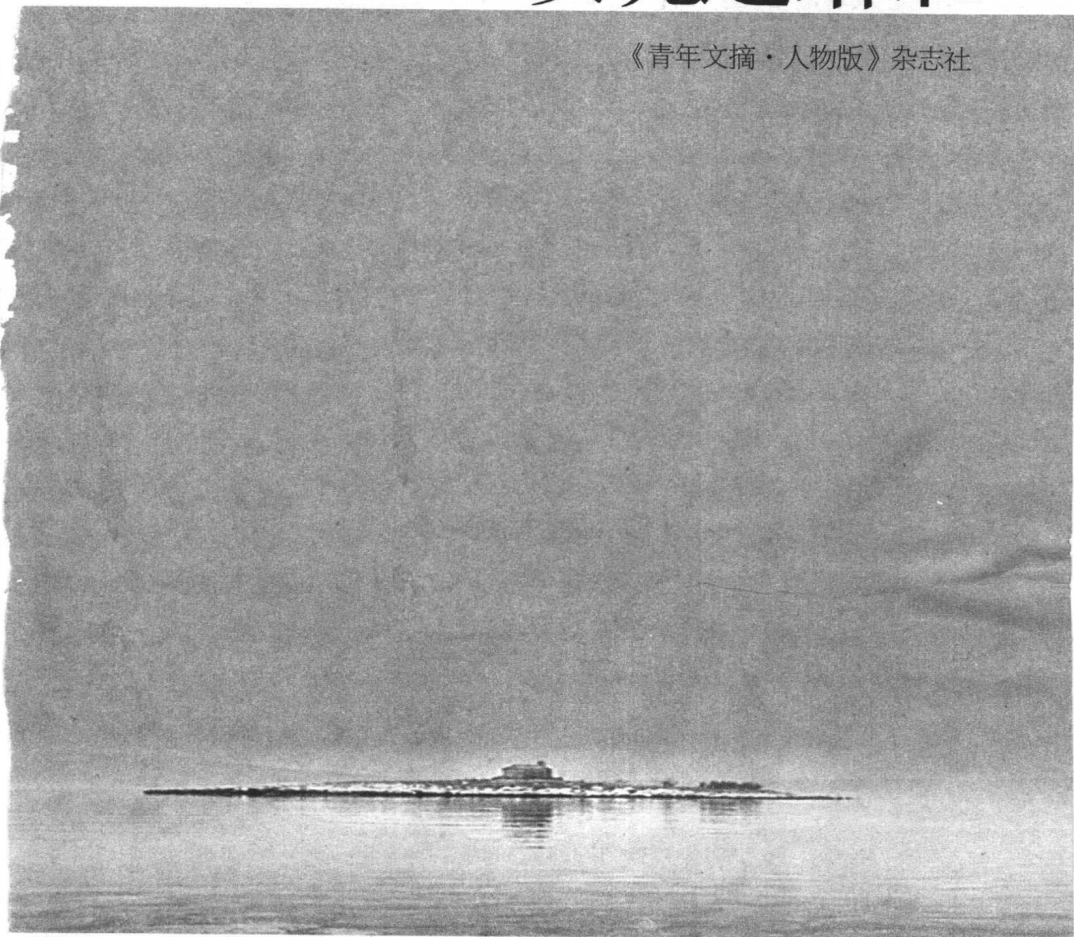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主在 QINGNIAN WENZHAI 人



玫瑰送给谁

《青年文摘·人物版》杂志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玫瑰送给谁 / 《青年文摘·人物版》杂志社编,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青年文摘·人物版》珍藏本·第2辑)

ISBN 7-5006-5796-X

I. 玫… II. 青… III. 文摘—中国 IV. 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6298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地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84015396 邮购部电话: (010)64049424

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 × 1230 1/32 8.5 印张 130 千字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14.8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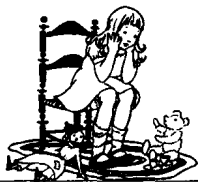
爱的力学

□ 文 / 李雪峰

他是一个研究力学的专家，在学术界成绩斐然。他曾经再三提醒自己的学生们：“在力学里，物体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主要看它飞行的距离和速度。一个玻璃弹子，如果从十万米的高空自由落体掉下来，也足以把一块一米厚的钢板砸穿一个小孔。如果是一只乌鸦和一架正高速飞行的飞机相撞，那么肉体的乌鸦一定会把钢铁制造的飞机一瞬间撞出一个洞来。”

他说：“这种事在前苏联已经屡次发生过，所以我提醒大家注意，千万别幻想能把高空掉落的东西稳稳接住，即使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石子。”

那一天，他正在实验室里做力学试验。忽然门被“砰”的一声撞开了，他的妻子惊恐万分地告诉他，他们那先天有些痴呆的女儿爬上了一座四层楼的楼顶，正站在楼顶边缘要练习飞翔。他的心一下子就悬到了嗓子眼儿，他一把推开椅子，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就赤着脚跑了出去。他赶到那座楼下的时候，他的许多学生都已经



惊慌失措地站在那里了。他的女儿穿着一条天蓝色的小裙子，正站在高高的楼顶边上，两只小胳膊一伸一伸的，模仿着小鸟飞行的动作想要飞起来。看见爸爸、妈妈跑来了，小女儿欢快地叫了一声就从楼顶起跳了，许多人吓得“啊”的一声连忙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他的很多学生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胳膊。看到女儿像中弹的小鸟般垂直下落，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他突然推开紧拉着他的学生们，一个箭步朝那团坠落的蓝色云朵迎了上去。

“危险——”

“啊——”

随着一声尖叫，那团蓝云已重重地砸在他伸出的胳膊上，他感到自己突然像被一个巨锤狠狠砸下，腿像树枝一样“咔嚓”一声折断了，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的手术室里两天了。他的脑子还算好，很快就清醒了，可是下肢打着石膏，缠着绷带，阵阵钻心的疼痛让他忍不住倒抽凉气。他那些焦急万分的学生们对他说：“你总算醒过来了。你站在高楼下面接孩子真是太危险了，万一……”

他笑笑，看看床边自己那安然无恙的小女儿和泪水涟涟的妻子说：“我知道危险，搞了半辈子力学，我怎么能不懂这个呢？只是在爱里面，只有爱，没有力学。”

爱没有力学。

在爱里，除了一种比钻石更硬的爱的力之外，再没有其他力学，爱是灵魂里惟一的一种力。

版权声明

本杂志社策划的《青年文摘·人物版》珍藏本第二辑《靠自己成功》、《玫瑰送给谁》和《心灵降落伞》，由于涉及作者较多，截至发稿，本杂志社尚未与部分作者取得联系，为了保证此书的顺利出版并尊重作者的著作权，本杂志社特此声明，敬请来电来函，以便付酬。

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毛淑萍

《青年文摘·人物版》杂志社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路3号浩鸿园静园3层B室

邮编：100028

电话：(010) 64465110 64465231

传真：(010) 64465110

《青年文摘·人物版》杂志社

目 录



CONTENTS

序言 / 爱的力学	李雪峰 / 1
朋友四型	余光中 / 1
惟一的依凭	余秋雨 / 4
豆角鼓	毕淑敏 / 7
家有名妻席慕容	刘海北 / 9
母亲教我接受失败	杰克·韦尔奇 / 14
我的生死北大	阿忆 / 19
杨绛思念“我们仨”	杨绛 / 28
临别赠言	舒婷 / 32
假如你想结婚的话	老舍 / 37
天使的歌声	陈也 / 41
爱的驿站	柯蓝 / 45
我的老师	莫言 / 48
贾平凹的“齐皮”年代	张敏 / 51
小小的思想卡	郑恩恩 / 56
不敢寄给爸爸的信	白千曾 / 61



给你一颗跃动的心·····	李小刀/68
因为你，我才会在哪里·····	罗宾·李·肖浦/75
迷失夜巴黎·····	朱辉军/79
我是妖精我怕谁·····	宋新莉/83
玫瑰送给谁·····	郑烽/86
帮儿子谈恋爱·····	闫安民/89
谁是给你幸福的人·····	曼的/92
寻找珍爱·····	鲁夫曼/97
来自天堂的玫瑰·····	辛西亚·柯克/100
我身后的弟弟·····	焦绪华/103
妈妈，女儿不是不爱您了·····	烟雨春寒/108
阿姆斯特朗的笑脸·····	大头念国/112
回家·····	福瑞德里克·里贝尔/115
那沓1986年的饭菜票·····	陈也/118
老师，你把我的名字叫错了·····	佚名/121
偷偷爱你·····	夏小桔/127
生死婚约·····	愚公/130
父爱馨香的蛋糕·····	宋辉/136
为爱选择遗忘·····	坍塌/140
给我温暖的陌生人·····	佚名/143
美丽的西服裙·····	庄蝶/147
我的狐狸臭臭·····	大卫·麦克劳德/150
背袋里装的什么·····	米洛斯拉夫·茹拉夫斯/155
小甜饼的预言·····	杨扬/158
换种方式“对抗”老爸·····	唐素衣/162
朋友应该做的事·····	丹桂/167

[目 录]



爷爷之魂·····	潘驰 /170
妈妈为我记日记·····	伟清 /175
仁爱比聪明难做到·····	杰夫·贝索斯 /180
我的球星老爸·····	谭咏麟 /183
母亲曾经是最不喜欢的人·····	刘震 /186
无人区遭遇凶鹭·····	马文秋 /190
网恋就像方便面·····	雪山飞飞 /194
儿子的肖像画·····	佚名 /200
像果冻一样的心·····	飘雪 /203
斜视·····	毕淑敏 /206
梁凤仪的恋情·····	金枪鱼 /211
诗人舒婷的家庭故事·····	张昌华 /215
葛里纳的第二次选择·····	严阵 /220
余秋雨说马兰·····	余秋雨 /223
10元钱,改变了我的命运·····	黄斌 /229
还是我妻·····	许桂林 /233
弗洛伊德的爱情·····	李建明 /236
林语堂新婚夜烧婚书·····	辛辰 /239
使我成为天使的人·····	安吉拉·斯德吉尔 /244
不要为爱因小失大·····	吴淡如 /246
爸爸的腌菜罐·····	A·W·克伯 /249
母亲的视线·····	醉丹 /252
你好,查询台·····	金娟 /254
写到天堂的信·····	哈格斯 /258
后 记·····	傅小北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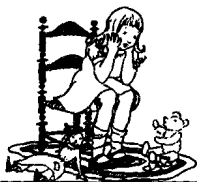


朋友四型

□ 文 / 余光中

高级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欢喜，又高级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狎，交接愈久，芬芳愈醇。

一个人命里不见得有太太或丈夫，但绝对不可能没有朋友。即使是荒岛上的鲁滨逊，也不免需要一个“礼拜五”。一个人不能选择父母，但是除了鲁滨逊外，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照说选来的东西，应该符合自己的理想才对，但是事实又不尽然。你选别人，别人也选你。被选，是一种荣誉，但不一定是一件乐事。来按你门铃的人很多，岂能人人都令你“喜出望外”呢？大致说来，按铃的人可以分为下列四型。



第一型，高级而有趣。

这种朋友理想是理想，只是可遇而不可求。世界上高级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级又有趣的人却少之又少。高级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欢喜，又高级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狎，交接愈久，芬芳愈醇。譬如新鲜的水果不但甘美可口，而且富于营养，可谓一举两得。朋友是自己的镜子。一个人有了这种朋友，自己的境界也低不到哪里去。东坡先生杖履所至，几曾出现过低级而无趣的俗物？

第二型，高级而无趣。

这种人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诤友，甚至畏友了。这种朋友，有的知识丰富，有的人格高超，有的呢，“品学兼优”像一个模范生。可惜美中不足，都缺乏那么一点儿幽默感，活泼不起来。你总觉得，他身上有那么一个窍没有打通，因此无法豁然恍然，具备充分的现实感。跟他交谈，既不像打球那样，你来我往，此呼彼应，也不像滚雪球那样，把一个有趣的话题愈滚愈大。精力过人的一类，只管自己发球，不管你接不接得住。消极的一类则以逸待劳，难得接你一球两球。无论对手是积极或消极，总之该你捡球，你不捡球，这场球是别想打下去的。这种畏友的遗憾，在于趣味太窄，所以跟你的“接触面”广不起来。天下之大，他从城南到城北来找你的目的，只在讨论“死亡在法国现代小说中的特殊意义”，或是“爱斯基摩人对于性生活的态度”。为这种畏友捡一晚上的球，疲劳是可以想

[朋友四型]



见的。这样的友谊有点像吃药，太苦了一点。

第三型，低级而有趣。

这种朋友极富娱乐价值，说笑话，他最黄；说故事，他最像；消息，他最灵通；关系，他最广阔；好去处，他都去过；坏主意，他都打过。世界上任何话题他都接得下去，至于怎么接法，就不用你操心了。他的全部学问，就在不让外行人听出他没有学问。至于内行人，世界上有多少内行人呢？所以他的马脚在许多客厅和餐厅里跑来跑去，并不怎么露眼。这种人最会说话，餐桌上有了他，一定宾主尽欢，大家喝进去的美酒还不如听进去的美言那么“沁人心脾”。会议上有了他，再空洞的会议也会显得主题正确，内容充沛，没有白开。如果说，第二型的朋友拥有世界上全部的学问，独缺常识，这一型的朋友则恰恰相反，拥有世界上全部的常识，独缺学问。照说低级的人而有趣味，岂非低级趣味，你竟能与他同乐，岂非也有低级趣味之嫌？不过人性是广阔的，谁能保证自己毫无此种不良的成分呢？如果你做鲁滨逊，你会选第三型还是第二型的朋友做“礼拜五”呢？

第四型，低级而无趣。

这种朋友，跟第一型的朋友一样少，或然率相当之低。这种人当然自有一套价值标准，非但不会承认自己低级而无趣，恐怕还自以为又高级又有趣呢。然则，余不欲与之同乐矣。



惟一的依凭

□ 文 / 余秋雨

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眼认出朋友的骨相呢？

我在魏玛的大街上走来走去，满脑子都是歌德和席勒。

就人生境遇而言，两人相差很大，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惟一的依凭]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戏剧创作。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人类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但歌德不知道，席勒死时非常穷困。他的骨骼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了解下葬的情形，后来也不便对席勒的家属有更多的询问，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才重新记起席勒遗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对亡友的思念积累成了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最高水准的法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鉴定工具，他惟一的依凭，就是对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眼认出朋友的骨相呢？我猜想歌德决定前去辨认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的，刚刚进入



教堂地下室白骨堆的时候也是惊恐万状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惟一可行的办法:捧起一颗颗颅骨长时间对视。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最具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只剩下一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了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这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贮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那樣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一百二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棺柩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

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心要脱身而出。在一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豆角鼓

□ 文 / 毕淑敏

那一瞬，我热泪盈眶。人间的温情跨越无数岁月和命运的阴霾，将记忆烘烤得蓬松而馨香。

有一个在幼儿园就熟识的朋友，男生。那时，我们同在一张小饭桌上吃饭。上劳动课的时候，阿姨发给每人一面跳新疆舞用的小铃鼓，里头装满了豆角。当我摘不完豆角筋的时候，他会来帮我。我们就把新疆铃鼓称为“豆角鼓”。

以后几十年，我们只有很少的来往，但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里，愉快地生活着。一天，他妻子来电话，说他得了喉癌，手术后在家静养，如果我有时间的话，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他妻子略略停了一下说：“和他通话时，请您尽量多说，他会非常入神地听。但是，他不会回答你，因为他无法说话。”



第二天，我给他打了电话。当我说出他的名字后，回答是长久的沉默。我习惯地等待着回答，猛然意识到，我是不可能得到回音的。我便自顾自地说下去，确知他就在电线的那一端，静静地聆听着。自言自语久了，没有反响也没有回馈，甚至连喘息的声音也没有，感觉很是怪异。好像你面对着无边无际的棉花垛……

那天晚上，他的妻子来电话说，他很高兴，很感谢，希望我以后常常给他打电话。

我答应了，但拖延了很长的时间。也许是因为那天独自说话没有回音的感受太特别了。后来，我终于再次拨通了他家的电话。当我说完“你是××吗？我是你幼儿园的同桌啊……”我停顿了一下，并不是等待他的回答，只是喘了一口气，预备兀自说下去。就在这个短暂的间歇里，我听到了细碎的哗啦啦声……这是什么响动？啊，是豆角鼓被人用力摇动的声音！

那一瞬，我热泪盈眶。人间的温情跨越无数岁月和命运的阴霾，将记忆烘烤得蓬松而馨香。

那一天，每当我说完一段话的时候，就有哗啦啦的声音响起，一如当年我们共同把摘好的豆角倒进菜筐。当我说再见的时候，回答我的是响亮而长久的豆角鼓声。